

2014 年

曾一凡这次回莱利想多住几天,和女儿九儿,馨儿好好沟通沟通,享受天伦之乐。他还想着带两女儿去佛罗里达玩。这次回来他送了一把簇新的古董 Luigi Mingazzi 小提琴给九儿。九儿接到手就高兴得不得了,立即从琴盒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当场给曾一凡演奏了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看着又高又漂亮的女儿拉着这么美妙的曲子,曾一凡眼眶里湿乎乎的,过去的十年并不是流逝的时间,而是他失去的,看着女儿成长,和女儿一起喜怒哀乐共渡的时光,是十年的感情。他甚至想,如果有时光机,回到 10 年前,他一定会选择留在妻女身边。他突然吓了一跳,惊讶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一定是自己老了。人生如曲,曲终不应散,可是谁和谁的缘份又不会尽呢?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曾一凡希望爱他的人都在,如果可以,把最后一个音符定在高音 D。曾一凡知道,这恐怕都是奢望,他有着两个家庭,一个貌合神离,一个名存实亡。

但湘玉看到那把古董琴却老大不高兴。她陪九儿学琴十几年了。对一把琴的价格,这把琴是好琴还是差琴,还是有基本概念的。一开始,她给女儿租琴,大约一个月 15 块的样子。后来女儿琴拉得越来越好,她就给女儿买了把两千块的。女儿第一次去参加北卡三角区的比赛,明眼人都知道女儿的技巧和艺术功力都是第一的,却最后输给了一个拿 2 万块琴的小姑娘。九儿伤心得不得了,湘玉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心里明白,女儿没有输给那个小女孩,而是两千块的琴输给了两万块的琴。外行都能听出音色差了很多。当天晚上,湘玉忍不住在电话里就对远在北京的曾一凡一通发彪,命令他立即汇钱给女儿买把新琴。最后千挑万选,她们也只买了把 7 千块的。

现在九儿被朱利亚音乐学院提前录取,第一年的学费还有纽约的生活费还差好几万的缺口。湘玉多次敦促曾一凡筹钱,曾一凡不仅没寄来一张支票,没电汇来一分钱,这次回来也没带钱,就带来一把小提琴。而这把小提琴一看就不便宜,不会低于两万。

可是湘玉不知道,曾一凡也是有苦难言。今年的反腐之风越吹越烈,已经吹到学界,比如上海某高校获莱布尼兹奖的某校长一夜间因各种问题暴露被抹掉,该校后空降了一位被英国勋爵盛赞英文纯正的另一位校长。再比如某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因美国大奶大闹天宫,揭露其国内包养小三小四小五的丑恶行径,不仅院士候选资格被取消,而且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曾一凡不禁觉得唇亡齿寒。他手中掌握的基金资金虽然仍然很多,可现在绝对不敢滥用,更不会象过去一样把现金直接拿出来用,甚至很多时候正经的用途,他都矫情得学前美国驻华大使,做戏般得节约。比如出差坐经济舱,旅馆三星级,每天用餐不超过人民币 100 元等等等等。至于他的工资收入,英文叫 fixed income,顾名思义就是固定收入,是有限的。北京美国两个家庭两边开销,他真得没有多少钱留下。

这把小提琴是国内一个土豪送的。这个土豪早年找了个很漂亮的老婆,生了个宝贝儿子,结果儿子国内考不上大学,美国也没啥正经学校录取。曾一凡通过他在学界和杜克的影响,土豪又捐了不少钱给杜克,该儿子终于进了杜克。曾一凡感慨,娶妻当娶智商,母亲的智商,决定了家族的智商。土豪为了感谢曾一凡,说要送个贵重礼物给曾教授。曾一凡思前想后,贵重的如名表,他又不肯戴在腕上;印 H 字的名包,给露露,怕她在北京太招摇,给湘玉,她是个土包子,或许根本不懂欣赏和珍惜。只有小提琴,既有实用价值,又可保值,送给女儿的话,无论他和女儿的地理距离心理距离有多远,每天女儿拿出他送的琴拉一拉,她应该就不会忘了他这个父亲吧?

8 月底,土豪送儿子来美国读书时,曾一凡回了美国一趟。因为只停留几天,他没有告诉湘玉。选琴的那天,土豪叫曾一凡到土豪在北卡买的豪宅来。曾一凡一进门,看见土豪穿着一套运动衣,说是刚跑步回来。现在土豪最流行的就是玩全世界斑马(半程马拉松)和三铁(铁人三项)。土豪真的玩三铁玩得象样的也没有,所以民间亲热得称他们假小三。这些运动好处是明显的。一杀时间,时间多得没事干,就跑跑步了,彰显屌丝不能土豪能的优越感。二杀性欲。有氧运动大大降低血液里睾丸酮的含量,肌肉蛋白质合成也要消耗很多睾丸酮,这样就不用满世界找二奶,去祸害那些相信爱情纯洁善良的接盘侠们了。其实跑完步,除了浑身上下练成一块牛肉干,肚 腩还是肚腩,秃顶还是秃顶,该干嘛干嘛。脂肪消耗最大的是脑力劳动者。中学到大学,学习最好的,哪有胖子,全是一把骨头 ;成年以后,读到博士的,最后做教授的,曾一凡也没见过胖子。看诺贝尔奖得主,哪个是抬着 200 斤肉去领奖的,从杨振宁,李政道,到朱棣文,所有得主的照片不都贴网上到处都是吗,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 各个都瘦猴似的啊, 这些人都不跑步。

曾一凡还看见一大群西装革履的人,他们都穿戴整齐,西装第一个纽扣故意没扣。好家伙! 各路琴商听到土豪要买琴,象苍蝇叮臭肉,都飞来了。这个打开琴盒,说是几百年前的,要几十万。那个打开琴盒, 说是一百多年前的, 要十几万。还有一个甚至带来一把据说是 Antonio Stradivari 亲自制作的琴,就是传奇的 Stradivarius 琴,要几百万。曾一凡一看这架势就晕了,他又不懂琴。和土豪商量下,让带着 Stradivarius 琴的琴商先回,他给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打了个电话。接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得开往老师家。见到老师,曾一凡说,我今天带来了几十辆车。老师一脸诧异还不明白。曾一凡又解释说,一把琴就是一辆车,甚至是豪车,超豪车。最后他们选了那把四万块的 Mingazzi 琴。

又是一周一次的肾透。A 带着他的双肩背包,开着车去北木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其实就是各私人诊所集中租用的办公大楼,里面有放射影像中心,两个妇科,几个内科和家庭医生,1 个皮肤科,甚至还有肿瘤科和化疗中心。A 每次去的肾透中心在五楼。坐电梯到了五楼后,A 在候诊室里等了几分钟,就被护士叫进去了。这里的护士和前台都认识他。每次碰到他都会和他打招呼: "How are you doing, Mr. A?" 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 "Still alive." 其实"还活着"这种回答在美国人之间也非常普通,比如考完期末考试脱了一层皮,但还活着。比如家有悍妻,别人问你婚姻生活怎样,还活着。可是"还活着"对于一个正在排队等肾移植,每周要做肾透的病人来说, 里面的意思真是好几层, 透着无奈, 带着悲凉。

候诊室通往里面的门在 A 身后关上后, A 就一言不发得跟着护士往里走。护士送肾透病人进去时一般都不会和病人聊天,因为病人这时几乎都到了他们能量的终点,有的连说话的力气似乎都没有,这是所有肾透中心的不成文的规矩。A 早已观察过了,候诊室有 3 个监视摄像头,过道一前一后有两个摄像头,但更衣室没有摄像头,诊疗室也没有摄像头。进了更衣室,A 挑了并排两个衣柜都空着的, 然后开始脱衣服, 换上病号服。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他昨晚仔仔细细包好的 Clinique(倩碧)护肤品礼盒, 这个礼盒外面还套着一个硬纸盒。A 把礼盒从硬纸盒里取出, 放进衣柜, 锁上, 抽出钥匙。他把硬纸盒又放进他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Jansport 双肩背包里, 把背包和他换下的衣服放在紧邻的衣柜里, 这个柜子他没锁。他之所以要用个硬纸盒套在礼盒外面,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有好事者如 NSA, FBI 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的话,A 进来出去背的双肩包看上去一样厚度, 没有人会怀疑他把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做完这一切,A 又被护士领进诊疗室,等了一会,门外有人敲下门,"Can I come in?" A 一下子就听出是湘玉的声音。他就用中文答:"进来吧。" 这个肾透中心是个中等规模的中心,每天应该

有两三个护工。从理论上讲, A 不应该每次都碰上湘玉, 但偏偏这两年他的肾透次次都是湘玉做的。他今天来也是象往常一样准备着可能碰不上湘玉。如果没碰上湘玉或湘玉不在, 他就把倩碧礼盒再塞回进硬纸盒带回家就行。

湘玉进了诊疗室后, 走到 A 半躺半倚的医用躺椅前, A 一下子抓住她的手, 往她手里塞了一把钥匙, 就是衣柜的钥匙。湘玉无声得朝他微笑一下, 象是对他说: "放心吧!" 由于 A 的身体里淌满了一周里最混浊的血液, 他已经觉得很虚弱很困了, 勉强回报了一个笑容。湘玉动作很快, 稍微调试一下, 进出的管子和 A 的身体连上, 启动, 一切就绪。可能是条件反射, 也可能身体太弱, A 每次坐在那个椅子上, 他就要睡觉。去到梦乡前他最后的记忆是湘玉用手柔柔得抚摸了下他的额头。等 A 再醒来时, 肾透已经做完, 湘玉就站在他身边。她温柔得对他说: "你醒了?" 然后她挪到 A 跟前, 轻轻得拉了一下他的手, A 就发现他手掌里多了一把钥匙, 一切尽在不言中, A 知道湘玉已经把倩碧礼品盒拿走了, 她还回来的是 A 放衣服和双肩背包的衣柜的钥匙。接着两人若无其事得聊天。A 问: "湘玉, 你最近还带小女儿去莱利冰上中心学花样滑冰吗?" 湘玉说: "还去啊!" 湘玉告诉 A, 曾一凡这次回来要多呆几天, 所以 A 不用急着把东西拿来, 下周拿来也来得及。A 于是对湘玉说, "我怕下周碰到的不是你。" 又聊了一小会, 湘玉换了例行公事的声音: "A 先生, 你本周的肾透已经完成。肾透后如有任何不适, 请及时联系本中心。... 您去换完衣服后就可以走了。" 临出诊疗室门, A 上去狠狠得拥抱了下湘玉, 湘玉脸上泛出了红晕。湘玉的女性体味特别好闻, 她丰满的身体紧紧得贴着 A 薄薄的一层病号服, A 下面连内裤都没穿。一下子他的家伙就翘了起来, 硬梆梆得顶着湘玉的小腹。A 长长得出了口气, 心想回到这世界的感觉真好, 血管里的血重新洗了遍后, 他又恢复了血气方刚。他用手轻捏了下湘玉的红脸蛋, 又用唇点了下湘玉的唇, 然后在湘玉耳边象游丝般吹气: "我走了。下次一定狠狠操你。"

湘玉坐在诊疗室对面的办公室里, 听见 A 的脚步声在过道里渐渐远去, 她还在回味刚才 A 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心里默默得说:

"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是你操我的时候。我会抱着你, 亲吻你, 亲吻你的胡须, 你的面颊, 你有点白发的鬓, 亲吻你的唇, 那是火, 让我的唇去点燃, 撩拨着你的情欲, 是的, 只有你, 让我知道, 让我还记得, 我是个女人。"

对老公曾一凡来说, 不解风情, 土包子一样的湘玉, 她的身体也充满了情欲, 她也渴望着做一个热烈的激情的女人。当然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晚上回家, 湘玉对曾一凡说: "一凡, 赵欣瑜又托我给她买护肤品, 你这次回国替我带给她啊。" 曾一凡正坐在沙发上读"科学美国人", 头也没抬, 就说"好啊"。湘玉就上楼把那盒倩碧礼品盒放到曾一凡的行李箱里。曾一凡给这个叫赵欣瑜的女人带过好几次化妆品和护肤品。到了北京, 有时这个姓赵的开车到北大来取, 有时她开车到曾一凡住处来取, 还有好几次她直接就在北京机场到达的地方等曾一凡。湘玉告诉她, 赵欣瑜是她的湖南老乡, 现住在北京。可曾一凡从很少很简短的和赵的对话中听出她带四川口音。曾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 对各种奢侈品牌了如指掌。让他纳闷的是, 这个姓赵的女人以前开辆卡宴, 现在开辆特斯拉, 却要湘玉给她在美国买百货店最低档的倩碧化妆品。而倩碧在中国也烂大街了, 赵欣瑜想要的话, 随便在北京哪个百货店都能买到, 根本不需要托人从美国千里迢迢得捎来吗。

晚上吃完饭, 曾一凡收到了北京的电话。露露在电话那头边哭边说, 歇斯底里, 说丫丫得了肺炎, 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她已经陪夜一晚上。露露命令曾一凡马上回京, 说你这次不回来, 就永

远不要见她们母女两了。曾一凡心里非常恼怒,心说,露露父母也在她身边帮忙,加上一个保姆一个钟点工,五个大人就管不好一个四岁小孩吗?每次他来美国,露露就有很多妖蛾子。又想起湘玉一个人在美国拉扯两个孩子,还要上班,真是不容易啊,就感慨还是原装的好。他和露露在一起时,他都作了万无一失的保护,可是不想露露怀孕了。他曾经猥琐得想,或许孩子不是他的。他又存有侥幸,或许这次是个男孩。最后生下来个和曾一凡象极了的女儿,曾一凡松了口气,又鄙视自己小农,居然也想要个儿子。其实无论儿子女儿,都得到了他一半的基因。那些没有传给这个孩子的基因片断,会传给他另外的孩子们。那些完全没有传下去的他的基因片断,其实在他的几个祖先那里,顺着其他的枝杈流入时间长河。毫无疑问,他所有的基因都在生命的大海里游泳,漂来漂去,分分合合。

曾一凡虽然心里懊恼,但嘴上还是好生安慰,答应露露马上改签机票,明天一早就启程回去。可是他打电话给联航,联航告诉他,明天只有从三番到北京的航班有经济舱空位,而从 RDU 到 SFO 只有早晨 7 点一班飞机能赶上三番去北京的航班,遗憾的是这个航班已经没有一个空位。曾一凡决定明天大清早去 RDU 待机(standby)。

曾一凡 5 点多就到了机场联航的柜台,他是 MileagePlus Premier 金卡会员。柜台工作人员给他出了三番到北京的机票,让他到登机口去待机。到了登机口,工作人员就大喇叭广播问有没有人愿义务让出飞机座位,并说让座的将能得到 200 块的航空抵用券。等了 10 几分钟没人响应,工作人员又继续广播了一通,这次抵用券涨到了 400 块。

这个时候,陈城拎着她的随身行李来到了同样的登机口,准备前往三番参加 JavaOne 会议。她刚在候机区找了个座位,就收到了庄高阳的微信。他问她到机场了没?她说到了,问他:"你那不是凌晨呢。你没睡还是刚醒?"高阳告诉她,睡眠不好,醒了,有些兴奋。然后他说,想听见她的声音,用微信电话吧。陈城说好,联上机场的免费 WIFI,就打过去了。正好此时,柜台工作人员再次广播问有无志愿让座的,抵用券涨到了 600 块。高阳听见后说:"陈城,你志愿吧?600 块呢。苍蝇再小也是肉。你让联航直接给你出票到波特兰。不会再走你公司的帐号,又多了 600 块。我也不用开飞机去三番接你。何乐而不为?我们见面后我开飞机送你去三番开会。"陈城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她还是又问了一下高阳:"你确定?"就在她问他的时候,广播又响了,这次抵用券涨到 800 快了。高阳在电话里说:"我确定!你快去柜台吧。这么好的让座机会,不要被别人抢了。我还可以再睡个回笼觉。期待在波特兰见到你。"

陈城再也没有犹豫,冲到柜台前,往地上一放她的随身行李包,就对柜台里的人说,她要让座,但是有个要求,就是这次她要去波特兰,不去旧金山。联航的人查了下,去波特兰,要在丹佛转机,还要晚两个小时才出发。陈城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在她的右手边,离她大概两三人的距离,曾一凡正靠着柜台玩手机。陈城心里很兴奋,想着即将在波特兰发生的奇遇或艳遇,没有注意到同一个柜台前还站着一个人。曾一凡晚上没睡好觉,今天又起得早,加上埋头玩手机,也没有注意到旁边站着个亚裔女子。曾一凡正玩着手机,工作人员通知他:"曾先生,好消息,位子有了,请你把你的证件再给我看一下,我帮你出票。"曾一凡一听,立刻就把他的手机往地上放着的拎包的侧袋里插。这个包是 Tumi 今年新出的 CFX 系列最大号的手拎包,也叫周末包,深灰色的颜色,线条简洁典雅,结实耐用,又非常低调。曾一凡非常喜欢这个包,有了它后每次旅游出差都带着它。这边曾一凡正在办他的出票手续。那边陈城的票也已经出好。柜台工作人员告诉陈城,她还可以到贵宾休息室去候机。陈城听完,说了声谢谢,随手从地上拿起她的 Tumi CFX 包,然后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飞机起飞前,曾一凡想把他的手机调成空中飞行模式或索性关了。可在 Tumi 包侧袋里摸了好一会儿,没摸到。他心一沉。赶紧拉开拉链,准备在包里面翻一翻。不拉开拉链不要紧,一拉开他吓了一跳。里面完全变了样子: 有一个整整齐齐得装着好几条女式内裤的 ziploc 透明拉链袋。还有一个 ziploc 袋子里则放着几个漂亮的乳罩, 曾一凡很猥琐得拿出一个还看了下标签, 尺寸是 34C。一个化妆包。几件换洗衣服,质地裁剪都不错,有的是超小号,有的是超超小号。曾一凡心想,这个包的主人是个身材不错的女性,又想,会喜欢 Tumi CFX 系列的女的,品味很独特啊。曾一凡又去掏了下侧袋,这次他掏出了一个手链,这是一个好多心形连在一起的金色手链,非常漂亮。曾一凡眼光很毒,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心后面刻着" T & Co",再看看手链的光泽,曾一凡猜是 18K 的玫瑰金。曾一凡想,这么漂亮精致的手链,这个女的为什么不戴呢? 又想,两个包这么换一下,价值上也差得不多。他的包里就一个 iPad, 一个 iPhone 5,一个记事本,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当他一想到他的 iPhone 和他的记事本,他心里又焦灼起来,人很困,可是又睡不着。

陈城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她一直拎着曾一凡的包。曾一凡用这个包放办公用品和重要材料。陈城用这个包放换洗衣物,所以她不到目的地是根本不会想到翻这个包的。她拎着曾一凡的包,去了贵宾休息室,读了几本杂志,喝了一瓶 Fiji 矿泉水,吃了几口水果。她拎着曾一凡的包,登上了去丹佛的飞机。她拎着曾一凡的包,在丹佛机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她拎着这个包上了去波特兰的飞机,心情放松愉快。

到了波特兰机场,陈城走在出口长长的过道上,远远得就看见高阳已经在等着了。高阳看到了陈城,带着两个酒窝浅笑着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像深邃的天空,他的笑腴而温暖。庄高阳已经去北卡看过陈城三次了,每次就是两小时左右的午餐。这次聚会似乎有特殊的含义。他既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又是那个最陌生的恋人。就像 T.S.Eliot 说的, "We die to each other daily. What we know of other people is only our memory of the moments during which we knew them. And they have changed since then. To pretend that they and we are the same is a useful and convenient social convention which must sometimes be broken. We must also remember that at every meeting we are meeting a stranger. " 对陈城来说,高阳就是十五年前那激情燃烧的三年的记忆。现在每次见面,总是浅浅得凝视,矜持婉约得问候,克制着不去捅破那张破了后又糊好的窗户纸,真得好像是在见一个陌生人。高阳确实和 15 年前不太一样。过去他经常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衬衣加一条西装裤或卡其裤。现在自己做了自己的老板,所有的着装规矩都弃之如敝履,他就穿着一件白色上印"Bad to the bone(坏到骨子里)"的老头衫加一条破洞牛仔裤,脚上拖着 Birkenstock 的拖鞋。

高阳接过陈城手中的拎包,就带着她往停车场走。走到一辆火红色的特斯拉 Model S 前,陈城才意识到这是高阳的车,恍若隔世,而她还在记忆中搜寻那辆牛仔蓝色的带天窗的小小的 Honda Civic 。高阳问:"饿了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陈城说她想去旅馆安顿好再去吃饭。庄高阳用一种很惊异的眼神看着她。她马上解释说,她在丹佛机场停留时没事干,顺便就到 Priceline.com 上竞拍了波特兰市中心的旅馆 The Nines。高阳听了她的解释,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住没说什么。

The Nines 座落在市中心莫里森街,地理位置非常好,梅西百货店在旅馆楼下七层。The Nines 的大堂在第八层。秋天的街道红叶绿树鲜花,在各种店铺的霓虹灯照耀下,色彩绚丽迷幻斑驳,店两旁有好几家咖啡店。好像刚下了场雨,空间里弥漫着青草,臭氧和咖啡的混合香味。星期六晚上街道上人不少,三三两两的情人们搂着腰,拉着手,轻声细语走过。一个流浪艺人吹着萨克

斯,居然是肯尼基的"回家"。中国各大城市的百货店和超市一到关门打烊前半小时就开始循环播放这首曲子,提醒大家可以结帐回家了。这里也不例外,在夜幕降临时,这首曲子让人温暖柔软,不知住在北面华盛顿州的肯尼基会不会收到版税呢?陈城想着,不知不觉露出微笑。

陈城的房间在12楼,往下可以看到街景。往东可以看到一点点维勒美特河的水面,往西可以看到日本花园的绿地。太阳并没有完全落下,西边地平线上是一片红云,而月亮已经升起,高高得挂在维勒美特河上的天空中。高阳告诉她,不远处还有艺术博物馆,农贸市场和全美最大的书店 - 鲍威尔城市书店。

陈城一进房间,就打开她的拎包,准备把她的换洗衣服拿出来挂在衣橱里,这时她楞住了。这个包不是她的。包里有一本"科学美国人"的杂志,一个iPad,一个iPhone,一个记事本。看着这个包,她真是万分沮丧,她对高阳说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她今晚怎么办啊?高阳说,多大的事啊!楼下就是梅西百货,内衣内裤,外衣外裤,应有尽有,就去买一些好了。陈城又说,她从来不穿没洗过的新衣服。高阳就接口说,"洗完衣服去我家,洗衣机洗烘干机烘干不就可以穿了吗?"然后高阳就从身后抱住了她,倾身前去,吻她的耳垂,在她耳边轻轻得说:"我在家请你吃饭,我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象拔蚌和鲍鱼。"她闻到他呼吸中混有桔味口香糖的味道。她一阵眩晕,十五年前的感觉一下就全回来了。她转过身,勾住他的脖子,抬起头吻他,他也报以回吻,用舌头撬开她的双唇。

高阳住在维勒美特河西岸的高级公寓里,离市中心很近,沿着河边开5,6分钟就到了。他住在最高的第九层,客厅,餐厅和两间卧室都是落地窗,可以俯瞰富有魅力的维勒美特河。一进屋,高阳就把给陈城新买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回到厨房用热开水泡了一个茶叶包,递给她,说:"渴了吧?喝点茶。"陈城接过一看,是伯爵红茶!高阳又说:"我还是象过去一样不喝茶。今天早上特地去了这茶包的。"陈城喉咙一热,眼里有点发潮,此时此刻,她觉得这最普通的伯爵红茶茶叶包比那些装在精美包装盒的大红袍金骏眉都清香甘甜一万倍。高阳见陈城不吭声只低头看那杯茶,想她肯定是想起了往事,突然觉得自己脑子也有点塞住,问:"陈城,你是不是想起过去我们在一起的三年?是不是后悔了?有没有觉得浪费了三年?"

她叹了口气,缓缓得说:"3年是个不短的时间,没算过共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你身上,包括对你的思念和等待你的时间。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你,也没有我们的感情,我可能会早毕业一年,也可能早一年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早两年。我可能早好几年结婚,生了孩子。可能我的银行帐号会多几十万,或几百万或更多。当然,也可能我会在另一个维度空间找到其他比上班,学习更有趣的事情去做而不会改变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其实,没什么后悔的。"

高阳听了后纵然内心有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反应很快得幽默了下:"其实花时间去计算到底浪费了多少时间是最浪费的一件事。"说完,发现自己想说的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说:"你休息休息,我来准备饭菜吧。"二十几分钟后,一桌子饭菜就准备好了:一盘用象拔蚌鼻子部位做的刺身;鲍鱼片,西兰花,胡萝卜炒在一起的鲍鱼面;象拔蚌尾部,豆腐和小白菜煲在一起的汤;还有一个鲍鱼壳装着的刺身。陈城问:"这鲍鱼不是超市里买的智利鲍鱼吧?"高阳笑了,说:"俄勒冈又不是加州,哪有那么多中国人吃鲍鱼,超市不会进口鲍鱼的。"

接着高阳指着桌上的菜介绍说:"鲍鱼是加州红鲍,是我两天前刚在北加州捕的。加州红鲍只能自由潜水去抓,每天最多三个,一年最多18个,必须达到7寸或以上,早晨8点以前不准下水。我今年是第一次捕,就抓了3个,还有15个余额。在水下只能趁鲍鱼不注意一下子把它

从礁石上撬下来,不然以它几百公斤的吸力,哪怕把壳砸碎了也不可能撬得动。难度远大于'君见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今年4月就有4个捕鲍客因为潮水的缘故溺水而亡。我把鲍鱼最外面一层切下来做了鲍鱼面,剩下的做成了刺身。你赶快尝尝。"陈城尝了口鲍鱼刺身,不象三文鱼刺身那样入口即化,更象冻得有一点儿硬的冰淇淋,清香爽口,却不甜,毫无起筋塞牙的感觉,味道真是好极了。难怪那四个捕鲍客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如此的美味。

高阳又指了指象拔蚌,说:"挖象拔蚌你也有经验,就是体力活,倒没有危险。"陈城幽幽得问:"那这次你还是在华盛顿州 Puget Sound 挖的?"他答:"是啊!还是中日韩越四国运动会,只是没有你了。"陈城听了鼻子一酸,感觉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她不说话,低着头往嘴里扒饭菜。高阳注意到她的变化,问:"怎么了?是不是我为了吃点海货这么拼,你被感动了?"

陈城没有回答,空气里是长时间的寂静。高阳终于打破了沉默,说:"你的包怎么办啊?"这时,陈城差不多吃完饭了,答:"我们来翻翻这个包,或许可以找到线索,知道是谁的包。"高阳马上把包拿到桌上,打开,翻了起来。先是拿出那个 iPhone,他看了一眼,对陈城说:"这是 iPhone 5s。他可能用指纹锁。不知道有没有密码?"

陈城把记事本从包里拿出来,递给高阳:"翻翻这本。里面可能记下了密码。"

高阳接了过去,一页页得翻。这本记事本非常奇怪。总共有200页的样子,前面大约有50页都是一片空白。然后从某一页开始就密密麻麻一行一行得记着象下面这样的文字:

090808WCQ9000
103108XH12000
.....
040514C1000000
M0506ZF20000

这样的大约持续了10页左右,然后又是几十页空白。突然某一页上写了两排数字:

9449
9581

高阳说这两个数字可能是 iPhone 密码,准备试一试。陈城凑过去一看,对他说,别试那个9449,不同的数字只有两个,还对称的,应该是系统设置密码。于是高阳就往电话上敲9581,电话一点动静都没有。陈城看了就说:"倒过来。我在本子上记密码,也是倒过来记的。"高阳就敲1859,果真成功得打开了这个电话。然后 he 把手机交给陈城,"你看看手机里有啥东西?"陈城第一时间就去照像簿看照片。一看吓了一跳,就噉了一声。高阳问:"看到什么了?露点照?"

她答:"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我好像在北卡见到过。"就指着一对中年男女和两个小孩的合影照给高阳看。"想起来了,一年多以前,我在北木医疗中心停车场看见她坐在A的车子上和A接吻。"

高阳就问:"是那个让我开飞机从俄勒冈带化妆品到北卡的那个A吗?"

陈城答:"是啊!"

高阳又说:"从这么多照片看, 这些都是家庭合影啊。这个女的应是照片中那个男的老婆。"

陈城说:"嗯。A 肯定和这个女的偷情。" 偷情这两个字一说出来,她自己就脸红了。她侧过脸,偷偷瞟了高阳一眼,却正好和高阳四目交汇,然后她马上低下头,继续看手机里的照片。接着她就看到了前面照片里的中年男与另一个女人和小孩的合影,也有好多张。陈城说,情况挺复杂的吗? 高阳说:"我看这个手机是这个男的。我们别光顾着看照片了, 还是先读读邮件吧。"

接着两人从餐桌移坐到沙发上开始读曾一凡的电子邮件。一起窥探别人的隐私和秘密让两人产生了同谋共犯的感觉,心理上的亲近就产生了肉体上接近的需求。两人越坐越近,高阳索性就用右臂搂住了陈城的腰,陈城也不反对,最后她自己都把头靠在高阳的肩膀上。

起先,陈城一条条邮件仔细得读,里面有几封一个叫田露露的人写来的信。高阳对她说:"不能这么读,这样得读到猴年马月去,要有重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邮箱的主人叫 Yifan Zeng, 接下去我们要搞清他是干什么的。你把电话给我。" 高阳接过电话后,就退出收件箱,直接到发件箱去读。他快速得扫了好几十条,赫然发现里面有两条大约三个月前的邮件的标题让他很感兴趣。所有其他发出去的邮件都用英文标题,独有这两条用了中文标题。一个是"科学杂志的论文",一个是"自然杂志的论文",都是发给一个在斯坦福的叫 Xiaoning Yan 的。高阳从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近二十年了,对 stanford.edu 的域名当然是非常敏感。他快速得读了这两封信,猜出了信的大意: 这个 Yifan Zeng 是一篇"科学"论文的评审和一篇"自然"论文的评审。这就是杂志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评审者是杂志定的,但做评审的当然一定是同一领域的大拿,这样才能读得懂论文。杂志对于评审者的身份必须要永久保密,就是说就算评审者死了,杂志关门了,也不能向公众公布评审者是谁。另外两个同一篇论文的评审也互相不知道是谁,不能和对方讨论论文。Yifan Zeng 在信中对 Xiaoning Yan 说:"你看看这两篇论文哪篇更容易在你的实验里复制出来?"

高阳一看这两邮件就明白 Yifan Zeng 把论文内容透露给 Xiaoning Yan 了。他很想知道 Zeng 博士到底是如何把论文给这个斯坦福的 Yan 博士看的。名气很响的学术杂志都有自己的网上文档管理系统,通常都是很安全的,需要有用户名密码才能看特定的论文。能看的论文也是做成图像,加了密,评审者只能打开链接阅读,不能下载存档。所以 Zeng 博士要给 Yan 博士读这篇论文,必然是用照相机对着电脑屏幕或 iPad 屏幕把论文一屏屏照下来。但是 Zeng 博士发给 Yan 博士的所有信里都没有附件。这个 Zeng 博士非常狡猾,很可能是用微信发送论文的照片。高阳就赶紧在 Zeng 博士的电话上找微信。微信找到了,昵称叫"平凡的教瘦",朋友里有个叫"颜小宁",但并没有两人的通信纪录。高阳心里说,这个 Zeng 博士中文名应该叫曾一凡或曾伊凡,你也太小心了! 好奇杀死猫,本来只是想找到包的主人,把包换回来,现在变成了刺激的侦探游戏,他和陈城正在挖掘一个天大的秘密。高阳对陈城说,你用我书桌上的笔记本,赶快上网查一查,有没有叫 Yifan Zeng 的生物教授。陈城噤里啪啦打字放狗,很快找到一个在杜克的教授,点开他的官方网页,里面赫然一张头像,就是手机照片里的那个人。这个曾教授简历里列出的论文里有四五篇是颜小宁第一作者,曾教授最后作者。陈城就对高阳说:"颜小宁是曾一凡的得意弟子,现在做了斯坦福教授。曾教授把论文给颜小宁看,显然是让颜小宁照着别人的主意做,如果做出来,就抢先发论文。所以我们要把这两篇论文查出来,这样就能知道论文有没有发表。还没发表的话,就是曾教授以评审为借口压着不发。" 高阳觉得很有道理。他转去收件箱查颜小宁发给曾一凡的邮件,果真有几封,封封内容都和那两篇论文有关。有一封

颜小宁说,"自然"杂志那篇论文,她完全读懂了,应该很容易复制,她会让她们的学生博后们加班加点赶紧做出来。

从这封信看,颜小宁是百分之一百读过这两篇论文了。高阳决定去照相簿再看看,可是他从头到尾找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相册有论文的影子。他抓耳挠腮之际,陈城发话了:"他的照相簿 app 很可能有隐藏和显示相册的功能。你摁选项看一看。"高阳摁了选项,果真菜单里有"Hide or Show Album (隐藏或显示相册)",选了这个后,一下子多出好几个相册。有一个相册的封面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不用说,应该是它了,高阳打勾选择显示这个相册,然后再点开...他和陈城同时盯着手机屏幕,又同时"啊"了一声,那两篇论文就在他们眼前,一篇 9 页,一篇 11 页。

高阳舒一口气。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人浑身都轻松了。他转过身去,一下子抱了陈城。他想,男女关系最美的境界其实是暧昧,这几个小时都在一起,贴得那么近,时时刻刻想着对方,想要对方,又不把最真实的意图表达出来,也不能完全得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好多甚至是同一句无关痛痒的废话可以一直讲,却也不觉得腻歪,声音本身似乎就成了说话的意义。一件对双方都毫无意义甚至有点无聊的事,比如深挖曾教授的秘密,两人却乐此不疲得做着,仿佛完全没有现实中的单调和乏味。当然暧昧之美来自于压抑后的反弹。当郁积满腔的欲望再也无法遏制,那就是火山喷发,那就是惊涛骇浪。高阳用手摸着陈城的脸然后把它抬起,用他的唇轻扫她的双唇,又放开,他轻轻喘气,说:"我受不了了!"陈城也喘着气,最后清醒的一刻她问:"我们不查那两篇论文发表了没?"他答:"我不行了。大脑缺血。曾教授有太多的秘密,可是我还要做其他的探索。"接着,他疯狂了,把陈城压在沙发上,舌头放肆贪婪得伸进她的嘴中。陈城也控制不住了,狂叫:"抱我进屋。我要在你的床上..."

整整 15 年,他的家伙再一次进入她的体内,如此充实丰盈的感觉。在迷幻中,她想象十五年里它裹在他的破洞牛仔裤里周游世界,它曾去过的地方,巴黎,东京,伦敦,纽约,波士顿,伊斯坦布尔。在西藏高原经历低气压的蹂躏,在赤道附近被热浪侵袭。她想象它与崖壁上的鲍鱼一起感受海水的冰凉,在潜水衣里与海参一起体会海底最深的黑暗和寂静;它穿着冲浪衣摇摇晃晃一起一伏。她还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些曾经拥塞其中不计其数的小精虫。它们随它遨游天空,飞过黄石,飞过优胜美地,飞过红树公园,飞过比尔盖茨的庄园,飞过死亡谷。她还想象它触摸过的一切,所有分子,在寂寞相思的长夜里他自己摸索的双手。还有那些年轻姑娘鲜红的嘴唇以及隔着东莞按摩女们湿滑阴道的橡胶套,那些分子一定保存至今,漂洋过海来到波特兰成为无数粒细小尘埃,现在就在她身旁,在她周围。生活给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总想穿过边界到另一面,可是走了长长的路,兜了一大圈,并没有过界,所有的面都经过了,回到原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莫比乌斯带。

最后她听见他轻轻得问,声音如此得遥远:"还要我送你回旅馆吗?"她无力得捶了下他的胸,答:"我们是 partners in crime(犯罪同伙)。这里是现场。我不走了。明天我还要犯罪..."

然后面对面,他抱着她,她拽着它,他们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他俩坐在他的飞机上,都光着身子。飞机在自动巡航,穿过一片森林,正在一片沙漠上空飞行。他们紧紧抱着,接吻抚摸,疯狂做爱。正当他们到达顶点,止不住颤抖时,飞机也抖了几下,然后盘旋着下降。突然飞机剧烈颠簸,自由落体往下坠,她惊得放开他,冲过去抓住操作杆,妄想能凭一己之力让飞机停止下降,才想起自己其实并不会开飞机。又回过头去找他,却发现他离她越来越远,不知为何一边的旋窗竟然开着,他已在飞机外漂在厚厚的云层中。飞机依然下降,下降...就在飞机撞向地平线的

一瞬间，她醒了，一身冷汗，右腿还在抽筋，左腿则被压在他的右腿下。

